

沈氏筆記
東軒年錄
隱齋問覽

類說序



小道可觀聖人之訓

余僑寓銀峯居多暇日因集

家之說採摭事實編纂

成書名曰類說可以資治

體助名教供談笑廣見聞
如嗜常珍不廢異饌下筋
之處水陸畢陳矣覽者其
詳擇焉紹興六年四月望
日溫陵曾慥引

類說

仇池筆記

蘇

東坡

論文選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无法去取失當
齊梁文字衰陋蕭統尤為卑弱如李陵
五言皆偽今日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
而獨取數篇淵明作閑情賦正所謂因

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原
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小兒強解事

三殤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所謂五臣者真
俚儒荒陋者也謝張子房詩云苛虐暴
三殤此礼所謂上中下三殤言秦无道
戮及幼穉而注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
吾夫吾子皆死謂夫謂父為殤此類多

中宮太乙

杜甫詩曰自平中宮呂太乙世不曉其

義而妄者以為唐有平中宮偶讀玄宗
實錄有中宮太乙叛於廣南杜詩去自
平宮中呂太一下文有南海收珠之句
見書不廣輕改文字鮮不為笑

八陣圖

予嘗夢杜甫云世人誤會八陣圖詩江
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以為先主
武侯欲与関羽復仇故恨不滅吳非也
我意本為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
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意此為恨耳

陽關三疊

舊傳陽關三疊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又是四疊皆非是每句三唱以應三疊則叢然无復節奏有文勛者得古本陽關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如此樂天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听唱陽關第四声勸君更尽一杯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為第五声今為第四則第一句不疊審矣

佛地

治自治齒

張文潛曰病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去之治目如治民治齒如治軍治民如曹參之治齊治軍如商鞅之

治秦

磨竭為身宮

韓愈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竭為身宮僕以磨竭為命宮平生多得謗言殆同病也

三豪

石介作三豪詩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
於史杜默師雄豪於歌永叔亦贈默詩
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歌少見
於世有云李海波中老龍夫子門前大
虫皆此類語永叔不謂者此公惡爭名
且為介諱也默豪氣正是京東李究飲
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也作詩
狂恠至廬仝馬異極矣若更求竒便作
杜默矣

弄胡孫

佛池

陳敷云胡孫作人服折旋俯仰中度細
視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
知為胡孫所弄此言頗有理

治大風方

王旉元龍云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
常以施人一日夢人云天使以此病人
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
能救子飛惧遂不施僕以謂天之所病
不可療邪則藥不應有效藥有效者則
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禁畏是藥而假

天以禁人耳子飛不察為鬼所叶予則不然若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此方能下腹中穢惡今當常以施人

酒名

韓愈詩云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

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劔南之燒春杜甫詩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裴君傳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

劉原父語

劉原父昔酒酣云陳季弼告陳元龍曰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礼有法吾敬單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余子瑣：何足錄哉因仰天大息此原父之雅趣也吾嘗作詩云平生我亦輕余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記原夫語也原夫沒尚有真父在每与

語強人意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
人乎悲夫

以意改書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
同從而和之遂使古書日就訛舛孔子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蜀本莊子曰用
志不分乃疑於神此与易陰疑於陽礼
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疑
陶潜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
之次偶然見山境与意會今皆作望南

仇池

山杜甫云白鷗没浩蕩盖滅没於煙波
間而宋敏求云鷗不解没改作波二詩
改此二字竟一篇神氣索然也

詩外有事

杜子美自許稷与契未必許也然其詩
云舜辛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
鞅法令如牛毛此是稷契輩人口中語
又云知名未足称局促商山翁又云王
侯与蝼蟻同尽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
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

歸去來詞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淵明歸去來詞云幼穉盈室瓶无儲粟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

成相

孫卿子書有韻語者其言鄙近多云成相莫曉其義前漢藝文志詩賦類中有成相雜詞十篇則成相者古謳謠之名

孫卿子

疑所謂喪春不相者又樂記云治乱以相糠也亦恐由此得名

食薑多損智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事多說嘗与刘貢父食曰孔子不撤姜食何也貢父曰本草言姜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故不撤姜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也貢父雖戲言王氏之事實

大類此

桃笙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為何物因閱方言宋魏之間簞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簞也

池魚

眉州有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以墻墾四圍皆屋凡三十余年一日天晴无雷池中忽發大声如風雨魚皆躍起羊角

而上不知所往舊說不以龜守則為蛟龍所取予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余年日有騰拔之念精神不衰久而自然達理

耳白於面

歐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著齒无事得謗其言頗駭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唇不著齒余不敢問公不知何也

如夢詞

泗州雍熙塔下予戲作如夢兩闋云水
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无有寄語揩背
人尽日勞君揮肘輕手
居士本來
无垢又云自淨方能洗彼我自江流呀
氣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遊戲但洗
本為人間一切此本唐莊宗製名憶
仙姿嫌其不雅馴改為如夢莊宗詞云
如夢
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為名云

物理

舒州鑿人李惟熙善論物理云菱芡皆

沈池

水物菱寒而芡暖者菱花開背日芡開
花向日故也又曰桃杏双仁輒殺人者
其花本五出六出必双草木花皆五出
唯梔子雪花六出此殆陰陽之理今桃
杏六出双仁皆殺人者失常故也

木蠹

木實之蠹者必不沙爛者必不蠹而
能浮不浮者亦殺人嘗考其理既沙爛
散則不能蘊蓄而生虫瓜至甘而不蠹
者亦其沙也

小兒吸蟾蜍氣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
夫婦襁負一子弃之道左空塚中而去
後歸鄉過此塚欲取其骨則兒尚活肥
健於未弃時塚中有大蟾蜍如車輪氣
咻々然意見呼吸此意故能不食而健
自尔遂不食年六七歲肌体如玉其父
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鑿張荆筐張曰
物之能螫燕蛇蝦蟇之類是也能螫則
不食々々則壽千歲若听其不食不娶

仇池

長必得道父喜携去今不知所在

奴為祟

石普好殺人未嘗慚悔醉中縛一奴使
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
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
病見奴為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
祟不復見普亦愈

附語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
久當死者其声音卒止皆類死者意有

竒鬼能如是邪昔人遠行者取金釵藏
壁中忘以語其妻既行而病且死以告
其僕既而不死聞空中聲真其夫也曰
吾已死以為不信金釵在某所取得之
遂發喪其後夫婦反以為鬼

訪隱者

真皇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揚朴上
問卿臨行有人作詩否朴對曰臣妻一
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更莫猖狂愛詠
詩今日投將宦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佛池

上大笑放還山

研光帽

徐偕李陶有子年十七八忽詠落花詩
云流水誰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
帽一曲舜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馮附
者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舜者戴研光帽
上簪花舜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
去

鬪牛

有藏戴松鬪牛者以錦囊繫肘自隨出

与客觀旁有牧童曰闔牛力在前尾入
兩股間今益闔而尾掉何也黃荃益飛
鴈頸足皆展重曰飛鳥縮頭則展足縮
足則展頭无兩展者驗之信然

鵝能警盜却蛇

錢塘人喜殺日屠百鵝予自湖上夜歸
屠者之門百鵝皆号声振衢路若有所
訴鵝能警盜亦能却蛇有糞殺蛇蜀人
園池養鵝蛇即遠去有二能而不能免
死又有祈雨之厄悲夫安得人如逸少

沈池

論鑿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至虛有盛候而大
實有羸狀疑似之間便有死生之異士
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詮驗醫能否使索
病於真漠之中卞虛實冷暖於疑似之
間鑿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巧飾
遂非以全其名間有謹愿者雖或主人
之言亦叅以所見兩存而雜治吾平生
求鑿蓋於平時默驗其五拙有疾求療
必及告以所患使鑿了然知患之所然

後診之虛實冷暖先定於中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鑿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鑿為事哉

服井花水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潑茶煮藥皆美而有益其次井泉甘冷者乾以九二化坤以六二為坎取天一為水人能服井花水甘熱與石硫黃鍾乳等非其人服之亦能發背腦為疽又分至日取水儲之後七日輒生物如

仇池

雲母狀

青苗錢

僭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有唐村老人曰允從者問子雲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惠民貧富不均富者逐十一日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故為是法以均之允從曰貧富不齊自古以然雖天公不能齊也民有貧富猶器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此負

薪能談王道者耶

巫蠱

漢武帝惡巫蠱如仇讎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瞽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已且為巫蠱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

字謎

鮑明遠詩有字謎三首飛泉仰流者舊說是井字又乾之一九隻立无偶坤之

仇池

二立宛然双宿云是桑字又頭如刀尾如鈎中間橫四角六抽右面負兩刃左邊双厲牛乃龜字也

李赤詩

姑熟堂下詠怪其語不類太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詩也赤自比李白故名赤後為廁鬼所惑死今觀其詩止於此以太白自比其心疾已久豈廁鬼之異耶

魚直詩文

黃魚直詩文如螭蚌江搖柱格韻高絕

盤殮尺廢然不可多食之則發風動氣

漆畏蠟

漆畏蠟予嘗使工作漆器工以蒸餅繫手而食之宛轉如中毒狀急以蟹食之乃蘇墨入漆最善然以少蟹黃敗之乃可不尔即頑堅不可用

二紅飯

今年東坡收大麥二十余石賣之價甚賤而粳米適尽故日夜課奴婢舂以為

仇池

飯嚼之噴之有聲小兒女相調云是嚼虱子然日中腹飢用漿水淘食之自然甘酸浮滑有西北村落氣味今日復令庖人雜小豆作飯尤有味老妻大笑曰此新樣二紅飯

設醴

楚元王為穆生設醴王戊即位志設穆生遂謝病去申公白公獨留戊稍淫暴二人諫不听赭衣雜舂於市申公愧之歸魯而趙綰王臧言於武帝以蒲輪召

卒坐縮臧事病免穆生遠引於未然之
先申公睠亦恣於恍惚之後謂禍福皆天
不可避絕者未必然

雞鳴歌

光黃人二三月群聚謳歌不中音律宛
轉如雞鳴耳与宮人唱漏微相似但極
鄙野淫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長鳴
雞衛士候於朱雀門外專傳雞唱又應
劭曰今鷄鳴歌晉大康地道記曰後漢
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唱是也

沈池

顏師古不考本古妄破此說今余所聞
豈雞唱之遺音乎今土人謂之山歌云

二反

徐積字仲車古之独行於陵仲子不能
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
反也耳贖甚蚤地為字乃始通終日面
壁坐不与人接而四方事无不知此二
反也

大禹功周公才

東坡將別乞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

有功独称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独称
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將之故耳

魯直詩

讀黃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
復論鄙事雖若不入用亦不无補於世
客赴水

秦太虚言宝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
半客一人徑起出門主人追之客將赴
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有婦人以詩招
我其詞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

仇池

任意遊金石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
來休畧皇就之不知其為水

佛受戒平冤

李如損之妹旣笄發病見前世冤對日
月答之遂歸誠佛法夢中見佛与受戒
平遣冤者李因蔬食不嫁

張子野詩

筆老妙歌詞乃余波尔華州西溪云浮
萍破处見雲影野艇归来聞草声和予
詩云愁似鰈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為春

忙若此之類皆可追配古人而世俗但
稱其歌詞昔周昉益人物入神品世俗
知有周昉士女可謂未見好德如好色
草書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意
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
十八而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比舊如
何僕荅曰可作秦吉了矣

文与可詩

予昔對歐公誦文与可詩云美人却扇

燒丹

坐羞落庭下花公曰世間元有此句与
可拾得尔

燒丹

樂天作庐山草堂燒丹欲成而炉鼎敗
明日忠州刺史除書到乃知世間事不
兩立

盤遊飯谷董羹

江南人好作盤遊飯鮓脯鱸炙无不有
理在飯中里諺曰坳得窖子羅浮穎老
取凡飲食雜烹之名谷董羹詩人陸道

士出一聯云投醪谷董羹鍋內坳窖遊
盤飯盆中

參寥詩

夜夢參寥携一軸詩見過竟而記其飲
茶詩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名泉掘
火一時新夢中問大固新矣泉何故新
荅曰俗以清明日淘井

煮豬頭頌

淨洗鍋淺着水深壓柴頭莫放起黃州
賤如土富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有時

仇池

自家打一盃自飽自知君莫管

治內障眼

本草云

黃火明令車前子相雜治

內障眼有效屢試信然其法細搗羅蜜
丸如桐子大三葉皆芒搗羅和合異常
甘香真奇藥也
燒灰存性取錢匕酒服治瘡久不合

潘谷墨

潘谷墨既精妙而價不二一日忽取欠
錢墨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赴井死人

下視之跌坐井中尚持數珠也

真人之心

道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又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

般運法

揚州有武官侍直者官於二廣十余年終不染瘴面紅膩腰足輕快初不服藥唯每日五更起坐兩足相向按摩湧泉無數以汗出為度歐公平日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云數年來足瘡一點痛

佛池

不可忍近有人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去其法重足坐閉目握固縮谷道搖颺兩足如氣毬狀氣極即休氣平復為之日七八得暇即為乃般運捷法也文忠痛已即廢若不廢當有益

勤修善果

佛言三千大千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而况我在此空華起滅之中寄此須臾貴賤壽夭得失賢愚所計幾何唯有勤修善果以升神明照遣虛妄以誠知

本性最為着身要事

三老人問年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其一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時與盤古有中外一日海水變桑田吾輒下一筭已滿十屋矣一曰吾師食蟠桃棄其核崑崙之下今與崑崙齊矣以予觀之與蟬蟪朝菌何以異哉

真一酒

予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持已三

仇池

鼓家人尺寢月色如霜其後有偉人衣
桃榔葉手携斗酒羊神英發如呂洞賓
曰子嘗真一酒乎就坐三人各飲數杯
擊節高歌合江樓下海風振水大魚皆
出袖出一書授予乃真一法及修養九
事其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恍出恍然
蒸豚詩

王中令既平蜀飢甚入一村寺主僧醉
甚箕踞公欲斬之僧應對不惧公奇之
公求蔬食云有肉无蔬餽蒸豬頭甚美

公喜問止能飲酒食肉邪為有它技也
僧言能詩公令賦蒸豚立成云甯長毛
短淺含臍久向山中食藥苗蒸処已將
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
盤釘軟熟真堪玉筋挑若把羶根來比
並羶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与紫衣號

儋耳地獄

儋耳城西民李氏処子病死兩日復生
云昏黃有人引至官府簾下言誤追庭
下一吏云可且禁係又一吏云无罪可

仇池

放還見獄在地窟中係者皆儋人僧尼
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馱馬械而
坐処子識之儋僧之室也又一僧死二
年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殮及數千至
付僧但得數百匱問者及持飯入門
去繫者分爭取其飯僧所食无幾又一
僧至見者皆擎跪作礼僧曰此人可差
人送還処子驚悟是僧豈所謂地藏菩
薩者耶

五谷耗地氣

吾昔有田在蘄水僅種一斗得稻十斛
問其故云連山皆野草散木不生五谷
地氣不耗故發如此以是知五谷耗地
氣為最甚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
易粟一斗至建武六年野蚕成蚕被於
山澤至五年谷漸少而農事益修蓋土
不生谷地氣亡所耗蘊蓄如發而為野
蚕旅谷其理甚明地不生草木者多產
金錫亦其理也書此以為衛生之方

論菊

洗池

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
生藥也北方隨秋早晚大畧至菊有黃
花乃開嶺南冬至乃盛地暖百卉造作
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
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嶺南常以
冬至微霜也仙姿高潔如此宜其通仙
靈也

太尉足香

方李憲用事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
路至為執袍帶王中正盛時俞充令妻

抗板以侑酒彭孫本一劫盜招出氣陵
公卿韓持國至詣其第出妓飲酒之酣
慢持國之不敢對然嘗為李憲濯足
曰大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
諂不太甚乎孫在許下私捉逃軍三百
入役之予時將乞許至郡斬訖乃奏會
除穎乃止

太極真人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真
人徐君降曰汝年八十當為王者師然

洗池

後得道晉王廣聞名召之則曰吾今年
八十三王來召我徐君之言驗矣遂詣
揚州王請授道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
死道路皆見其徒步還山云得放還乃
取經書分遺弟子而去既而喪至爭以
為高世之人義為帝所汙不肯傳道而
死徐君之言聊以避禍豈所謂危行言
遜者邪不然煬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
極真人豈置之齒牙間哉

論金盞

王莽敗時省中黃金三十萬斤陳平用
四萬斤間楚董卓郢塢金亦多其餘賜
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不以斤
計雖人主未有以百金予人者何古多
而今少鑿山披沙无虛日金為何往哉
頗疑宝貨神变不可知復歸山澤邪嘗
聞鹽亦然峽中大寧監煎鹽日有定數
若大商覆舟則鹽泉頓增乃知尋常便
液之出不拘遠近皆歸本原

誦金剛經

仇池

近歲有人取銀鑛至深處聞人誦經声
發之得一人云吾亦取鑛者以山壞不
得出居此不知幾年平生誦金剛經常
以經自隨每有飢渴之心則有人自臍
下以餅餌遺之殆此經變現也道家言
守一若飢与之粮若渴 与之漿此人
豈得所謂一者乎

神清洞

曹煥遊嵩山中途遇道士盤礴石上揖
曰汝非蘇轍之壻曹煥乎煥頷其侶曰

何人曰老刘道士寓此未嘗与人語道士曰蘇軾歐永叔門人汝以永叔為何等人煥曰文章忠義為天下第一道士曰世所知者如是而已我永叔同年也此袍得之永叔蓋嘗破而不補未嘗垢而洗也近得書甚安汝豈不知神清洞事乎汝与我以某年某月某日同集某处我當以其月日化於石上復坐不復語煥亦行入山果如期化於石上

鱉相公

仇池

予一日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来云廣利王請端明予被褐屨草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聞風雷声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晶宮殿也其下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齐不可仰視珊瑚琥珀不知幾多也廣利佩矧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予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真人南溟夫人造焉出鮫綃文余命余題詩余賦曰天地蜃虛廓唯海為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

拜祝融為異号恍惚聚百怪三氣交流
光万里風雨快靈旗搖虹轟赤虬噴滂
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无界若得明月
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迎看
咸称妙独廣利旁一冠簪者謂之驚相
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
王大怒予退而歎曰到处被相公厮壞

仇池筆記

隱齋閑覽

陳 正敏 撰

詩人以弃官為高

詩人類以弃官歸隱為高趙嘏云早晚
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
了則心益熾无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
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
忘情於軒冕邪嘗於壁間見又題云謀
身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与所

謂一日觀除目三年損道心異矣

消風散

王荊公嘗訪蔡君謨君謨取絕品茶烹點公於夾袋中取消風散一撮投茶甌中併食之君謨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謨大笑亦歎公真率

誤探澡豆末

沙陽醫者鄧猷臣夜有叩門者甚急曰吾家去此二十里父年八十忽病腹疾困殆遠投先生鄧方被酒遽於篋中探

藥一貼授之其人倉忙而去及曉方悟藥乃澡豆末耳鄧悔恨意其人必死既而其人至曰賴君靈餌父已痊安以十千爲謝蓋鄧以无心付之此人至誠服之故疾愈

腸癢疾

傳舍人忽得腸癢之疾至劇時往又對衆失笑吃又不止此疾古人所未有動人春色不須多

唐人詩云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

不須多不記作者名氏王荆公親書此
兩句於扇上或為荆公自作非也

荆公思咸常二卦

王荆公知常州對客未嘗有笑容一日
會客娼優在庭公忽大笑人頗怪之有
客乘間啓公曰疇昔席上偶思咸常
二卦自喜有得不竟發笑耳

少伏生八歲多大公二年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謝
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

開覽

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
十余

堂字口不合

大亭有至樂齋卒人居此多易名待聘
遂有成名者錢塘一寺極佳而僧好爭
訟沈眷達因闕僧堂見堂時不合戲率
筆塗合之爭競遂止今所在遇火災亟
湏州縣牌額焚之得息乃知祈禳厭勝
理或有之

張公喫酒李公醉

郭肱有才李而輕脫夜出為醉人所誣
太守詰問肱笑曰張公喫酒李公醉者
肱是也太守令作張公喫酒李公醉賦
肱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
之飲也乃李老之醉焉清河丈人方肆
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醪酖之愆守
笑而釋之

兄弟同遊娼館

李漢英秀才與昆弟同遊娼館題壁而
去有滑稽子書昔人鴈詩於其旁曰兩

關覽

行何處閑文字一隊誰家好弟兄
皤然一翁公然一婆

有一郎官年老置媵妾數人鬢負白令妻
妾互鑷之妻忌其少為羣婢所悅乃去
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白者未幾頤頰
鬚髮又進士李居仁尺摘白鬚頰其友驚
曰昔日皤然一翁今則公然一婆矣

細末將來

太祖皇帝內宴令進粉故名頭食後人
宴集將終方薦此味蓋失其次耳又州

郡公宴將作曲伶人呼細末將來蓋御
宴進樂先以絃聲發之後以衆樂和之
故号絲抹將來今所在起曲先以竹聲
不唯訛其名亦失實矣

我儂你儂

杜三思吳人有口辯襄邑人李防戲問
曰仙鄉有我儂你儂之說出於何典故
曰出應我裏第二篇應我裏蓋北人相
諾之詞

門上書午字

爾覽

李安义者謂富人鄭生辭以出安义於
門上大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答曰牛
不出頭耳此亦昔人題鳳之意

而立歲古稀年

有人年七十妻纔二十歲生子東坡戲
作詩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
稀年

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

張子野以樂章擅名宋子京往見之先
令人戲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

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開尚書邪

三鹿為犇

石甫孝士嘗戲荆公云鹿之行速於牛又之體壯於鹿蓋以三鹿為犇三牛為麓而其字文相反何邪公笑而不荅

上官弼下官口

陳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亞所親信任滿將去亞曰何以見教弼曰郎中才行无玷但調謔過差亞笑曰君

兩見

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去

嘲聶姓

国子博士郭忠恕嘗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為聶攀龍只作聶雖然三个耳其柰不成聰崇義荅曰莫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

盜緝

有書生因盜緝被執太守令作賦獲免其警對云窺戶而聞无人心乎愛矣見利而忘其義卷而懷之

崖州地望重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勝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荅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叅軍他州何可及也

中丞客舡歸鄉長老逆馬赴闕

舒信道元豐中得罪南歸時方召本老住慧林或問京師新事荅曰舒中丞客舡歸鄉本長老乘逆馬赴闕

燕巢過尺吉祥

開覽

俗傳燕巢人家巢戶內向及長過尺者吉祥也集賢張公每歲燕巢正寢其長可容尺練戶悉內向數年遂登庸

誦金剛經

張持曰日誦金剛經二遍每展卷心焚香正坐誦經未畢不中起与語亦不荅其家素多怪持曰在家則帖然一日妻病恍惚見數婦人侵侮妻曰不能媚吾夫乃独困我婦人曰彼常誦金剛經吾儕安敢近妻曰吾豈不誦經邪荅曰汝

日誦萬遍吾猶不堪妻於是始加精勤
其怪遂息

倒誦揭諦呪

漁人以糊孫毛置網四角則多得魚云
魚見之如人見錦繡也有人見垂釣布
網但志心默倒誦揭諦呪七過可使終
日无獲

朱虎殘

虎每食一人則耳成一缺汀州西山有
虎爲射者所殺兩耳如鋸焉虎性甚靈

閑覽

不妄食人蓋命所值或宿冤也武康民
朱恭事母甚孝爲虎所搏而去恭大呼
云虎暴殺我我母將无所依虎遽捨之
恭後安健如故鄉里号朱虎殘

黠作啓事

孔大夫嗣宗爲浙漕戲作啓事云滿肚
裏伴客茶湯一眼底欠人書啓火炉頭
恰如孤鬼門道裏正似院翁

編竹橋救蟻

二朱少有胡僧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

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余年僧驚謂大
宋曰公手神頓異如能活數百萬命者
谷曰貧儒何力及此僧曰試思之宋曰
堂下比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群蟻繚繞
穴傍吾戲編竹橋以渡之僧曰是也小
宋今歲首捷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
宋果中魁選章憲臨朝謂第不可先兄
乃以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

隱齋閑覽終

東軒雜錄

臨溪魏 泰 撰

依樣登胡芦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
穀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
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登胡芦
耳何宣力之有穀作詩曰官取須由生
處有才能不管用時无堪笑翰林陶季
士年々依樣登胡芦

鶴相

丁晉公為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鶴盤舞及訛東封事亦云仙鶴前導冠萊公判陝府坐山亭有烏鴟數十飛鳴公笑曰使丁謂見之當自為玄鶴矣又以其今威之裔故好言仙鶴但呼為鶴相

盜銀器

張文定公齊賢為江南漕日家宴一奴切銀器數事于懷中公熟視不問後為

宰相廝役多得班行此奴竟不沾祿乘間泣告公曰尔憶江南盜吾銀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汝亦不知也吾進退百官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邪念汝事我久今予汝錢三百千不可復留奴拜謝而去

講孟子

神宗在春宮冲幼孫思恭為侍讀一日講孟子至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思恭泛引助順之事不及

親戚畔之上曰微子紂之諸父抱祭器而入周非親戚畔之邪思恭駭伏

靈芝宮

王安國直宿崇文院夢有邀至海上宮殿甚盛笙簫大作題曰靈芝宮有人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恍然夢竟禁中已鳴鍾矣平甫為詩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号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鍾声夢竟時

玉関人老

東軒

蔡挺宝元以數歷边任至熙寧初猶帥平涼因作樂歌有誰念玉関人老之句盛傳都下未幾召為樞密副使

四六切對

曾魯公文章尤長四六曾布為三司使論市易事被黜魯公有柬别之曰塞翁失馬今未足悲楚相斲蛇後必有福

薄葬致禍

張侍中晏丞相俱葬陽翟盜發張墓得金宝甚多遂完其棺拵其穴次發晏墓

若有猛獸嗥吼盜懼呼一人同入又聞
兵甲鼓譟之聲盜又呼一人同入則寂
然三盜曰丞相之神及於是矣及穿襯
殊无所有盜恚怒斧碎其骨而出張以
厚塋完軀晏以薄塋碎骨事不可知如
此

倒棚孩兒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試館取晏相曰宜
稍溫習振曰豈有三十年為老娘而倒
棚孩兒者乎况試果不中選公笑曰苗

東軒

君竟倒棚孩兒矣

出妓娛賓

王韶罷副樞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
張績醉挽妓不前將擁之妓泣訴於韶
坐皆失色韶曰出尔曹以娛賓乃令客
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伏其量

生日獻五湖畝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
星畝姪世修獨獻范蠡游五湖畝且贊
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

五湖公即日納節明年致仕

惟甲辰小戊子

唐逸史載裴晉公與郎中庾威同甲辰生公戲威曰郎中惟甲辰也程文惠公龐穎公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尚為小官嘗戲龐曰君乃小戊子耳後穎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為小戊子矣

水星不甚得力

段少連晚年與鄉老會飲少連通音律

東軒

酒酣吹笛有老儒曰某命中无金星之助是以不能樂藝段笑曰豈惟金星水星亦不甚得力

養生

章惇少善養生嘗去遇飢魚不相識處亦須索針若食飽時見父亦不拜

食性

王雱云君子多喜食酸小人多喜食醃酸得木性而上醃得水性而下

園葵去黑

呂惠卿語王荆公曰公面有黥用園葵洗之當去公曰吾面黑耳非黥也呂曰園葵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葵其如予何

劉攽滑稽

劉攽性滑稽熙寧中為試官出臨以教思无窮論幸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攽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馬默為臺官彈奏攽輕溥不當置在文館攽曰旣云馬默豈合駟鳴呂嘉問提幸市易曾

東軒

布劾其違法反得罪嘉問治事如故攽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嘉問字望之

劉攽謝表

劉攽王介同為試官幸人有用畜字者介謂音犯主上嫌名攽謂不可為諱因紛爭介以惡語侵攽遂皆贖金中丞呂公著意不樂攽以為議罪大輕遂奪主判攽謝表曰曠弩射市溥命難逃飄瓦在前伎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唯恐

不傷而曰主之牛奪之已甚

刘攽嘲雍子方

刘攽与王介争举人用畜字事贖金時
雍子方為開封推官戲曰據罪名當決
臀杖十三攽曰吾已入文字云切見雍
子方身材長大臀腿豐肥臣實不如舉
以自代

王刘相嘲

王汾口吃刘攽嘲曰恐是昌家文疑非
類不見雄名唯聞艾氣似周昌韓非揚

東軒

雄鄧艾皆吃也又同趨朝聞叫班声汾
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攽曰生食原頭麥
見君

歐公論

歐陽文忠公年十七隨州取解以落官
韻不收是時試左氏失之誣論公論甚
悉有云石言于宋神降于莘外蛇聞而
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

翰林李士

王平甫李士軀幹魁碩盛夏入館中下

馬流汗浹衣劉貢父曰君真所謂汗淋
李士也

馮道屈身安人

王荆公於上前論馮道能屈身以安人
如諸佛菩薩之行唐介曰道為宰相使
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得為純臣乎安
石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正在安人而
已豈非純臣乎質爾曰有伊尹之志則
可荆公变色

四凶不量移

東軒

丁晉公既投朱崖上表極言竊宋立之功
卞誣罔之事仁宗憐之命移道州司馬
穆脩作詩曰却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
事不量移謂失人心如此

張亢滑稽

有門客作坤厚載物賦粵有大德其名
曰坤亢曰非講經之座主即傳法之沙
門

李後主善書

江南李後主善書有言顏魯公端勁有

法者後主曰真卿之書有指法而无佳
處正如叔手並脚田舍豈泛耳

登溷詩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无日不
到作詩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
點灯來李元規笑曰此乃登溷詩也